

# 抗日情報戰 (三)

喬家才

## 戴笠將軍和他的同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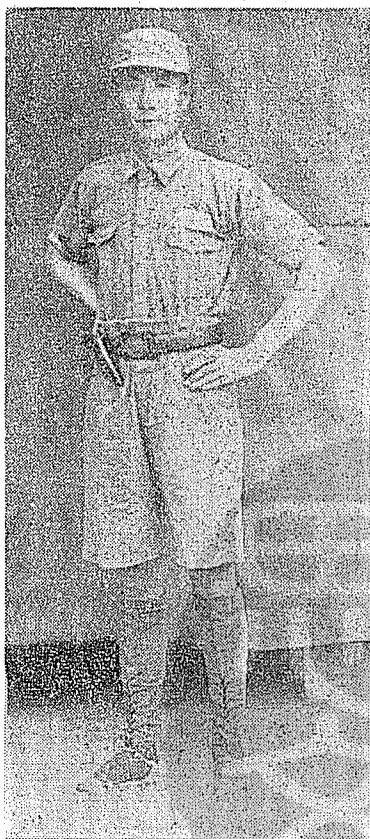
編者按：本誌自六十五年十二月號刊登喬家才先生所寫「抗日情報戰」以來，極受讀者歡迎與重視，許多讀者來函希望喬先生擴大範圍，寫抗戰前後戴笠將軍和他的

的工作同志從事情報工作，安內攘外，許多可歌可泣的傳奇故事，喬先生已接納了此一建議，寫一專著「戴笠將軍和他的同志」，除在本誌逐期刊載外並將彙印專書，敬請讀者注意。

### 楊蔚參加情報工作

在軍統局的工作同志中，河南有三位很重要的領導幹部，楊蔚、劉暨和劉藝舟。

楊蔚字庭芳，由趙世瑞介紹，於民國二十三年參加了情報工作。西安事變後，他曾去過一趟延安。路過西安，和他北伐時的戰友王根僧相遇。王係西安綏靖公署的參謀長，綏署主任楊虎城對王雖不十分信任，但愛其才，相當器重，所有西安事變的內幕，王根僧無所不知。王與楊蔚



戴笠將軍的重要助手，任別動軍第五縱隊長時的楊蔚將軍。

既是患難之交，

談話間也就把前所未聞的祕密全盤托出。因此，楊蔚知道了許多高度機密的情報。

西安事畢，他以中央視察團團長涂思宗的隨從參謀身分去陝北延安。到了陝北

，又以黃埔四期身分和林彪拉上同期同學的關係。林彪不知道楊蔚是戴笠將軍的工作同志，滿想利用同學關係來爭取他，對楊蔚特別表示親熱，引導他參觀了許多地方，看到了許多難得看到的東西，連朱德的小老婆康克清都看見了。楊蔚回到南京，把所見所聞寫成了一篇極有價值的報告，戴先生看過，非常滿意，因此，也特別看重他。

七七事變後，戴先生認為有兩個重要城市的警察局，需要由情報工作同志担任，一個是九江，一個是鄭州。經領袖許可，戴先生派柯建安為九江警察局局長，楊蔚為鄭州警察局局長。九江為廬山的門戶，領袖常往廬山，考慮軍國大計，其重要性自不在話下。鄭州為平漢鐵路同隴海鐵路的交叉點，當時抗戰的主要戰場在華北，而鄭州扼黃河南岸，握北方的運輸樞紐，其重要性也可想而知。

當時軍統局河南工作的負責人為劉藝舟，藝舟和戴先生是黃埔六期騎兵營同學，過從素密，交情很厚。河南為四戰之地，民間武力強大。戰爭爆發後，藝舟想運用民槍組織游擊部隊，擁保安處副處長一期同學蕭洒為司令，他為副司令。



國民二十九年九月忠義救國軍副總指揮兼淞滬指揮官楊蔚將軍（左三）與忠救軍  
。望尚長謀參為左，影合員人部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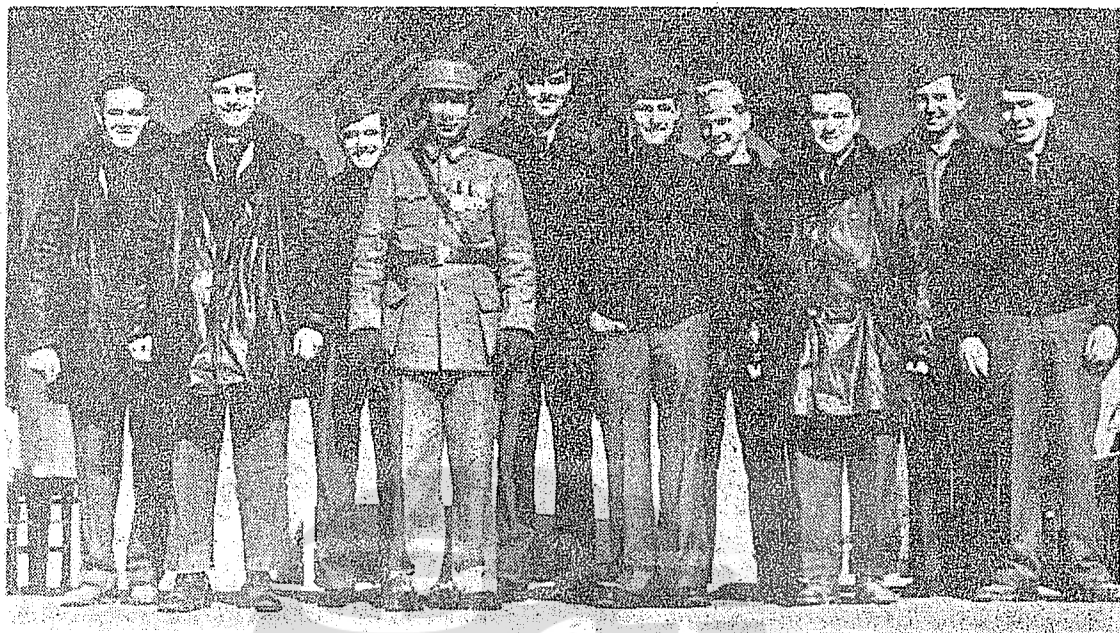
但是事先沒有報告戴先生，未經戴先生允許。後來戴先生據報，說他組織游擊隊，一再命令制止，他已騎虎難下，沒有立刻停止活動，結果，以違抗命令，把他同蕭泗一齊關起來。接着第一戰區司令官兼河南省政府主席程潛調楊蔚繼任保安處副處長，並兼開封省會警察局局長。我廿七年到河南督察工作時，在開封看到楊蔚兄，他正担任這一項工作。因為他取代了蕭泗的保安處副處長職務，河南部分黃埔同學對他頗有誤會，以為蕭泗和劉藝舟被關起來，與他有關係。其實，這是很冤枉的，因為此事發生時，楊蔚並未參與河南站的工作，戴先生決定處分蕭、劉兩位，他也不知道。可是，從此劉藝舟和楊蔚之間，終於造成了一些隔閡，這是十分令人惋惜的。

### 為何從河南調江浙

民國廿七年秋，戴先生在東南方面建立的忠義救國軍，已由廣西俞作柏將軍担任總指揮，副總指揮一職却一直虛懸着。那時候，京滬地區人才濟濟，想幹副總指揮的同志也有好幾位，可是保舉到軍統局，戴先生都沒有答應。拖延到廿八

年春天，戴先生忽然調楊蔚由洛陽到重慶，原來是要他担任忠義救國軍副總指揮兼淞滬指揮官。他從重慶飛到香港，再搭乘輪船到上海，祕密進入敵區，就任新職。當時東南許多同志，對戴先生用人，難免有些奇怪，放着許多現成的人選不用，却要從遙遠的北方調一個河南人楊蔚來做副總指揮，豈不是自找麻煩？他們實在不了解戴先生的個性和用人的方法。他認定你不適合担任某一項工作，你越想要幹，他就越不要你幹，他認為某一項工作需要你幹，不用你活動鑽營，他會主動讓你幹的。原來楊蔚未參加軍統局的工作以前，做過江蘇保安團團長，當時江蘇匪患相當嚴重，他率部馳騁於大江南北，逐步將股匪肅清。民國廿三年協助蘇北行政督察專員王德溥，剿滅了盤踞蘇北十多年的積匪，所以，他對京滬一帶及蘇北的地形民情都很熟悉。他對訓練部隊和實地作戰都有極豐富的經驗，其他同志很少具備這種條件，戴先生調他担任忠義救國軍副總指揮，不是沒有原因的。戴先生常說：「用人要取其所长。」事實上，他對每一個比較重要的幹部，都了解極深刻，誰長於甚麼，短於甚麼，他都瞭如指掌，所以，運用起來，總是恰到好处。

忠義救國軍淞滬指揮部的根據地是澄錫虞地區，就是江陰、無錫、常熟三個縣。北臨長江，南界京滬鐵路。這兩條重要的水陸交通線上，沿江沿鐵路的各個重要據點，敵人都派重兵扼守。因為敵人環繞四週，不是我們襲擊敵人，就是敵人攻打我們，無時不在戰鬥狀態中，幾乎每天都有接觸。我們的淞滬指揮部所屬的隊伍，却從這



。影合官教籍美班練訓三第美中與（人四第起左）軍將蔚楊年三十三國民

種險惡的環境中壯大起來。

在敵後建立游擊根據地，從事游擊戰爭，不是單純的軍事作戰，而是情報戰、心理戰、經濟戰和突擊戰多方面的綜合作戰。因此，必須做好民衆工作，要把軍民打成一片，使每一個老百姓都成爲戰鬥員。要加強經濟控制，提高政治效率，黨政軍必須團結爲一體，一切爲了對敵人作戰。更要建立靈活的情報網，做好策反僞軍的工作，使僞軍能爲我所用。這樣，才能使敵人無懈可擊，游擊部隊才能夠生存。

我們的忠義救國軍的前身是蘇浙行動委員會的別動隊，組成分子，有幫會份子，有愛國青年和愛國勞工。部隊既沒有經過嚴格訓練，幹部的軍事素養也多不够水準。楊蔚擔任指揮官以後，首先建立起參謀業務，整飭軍風紀，使忠義救國軍正規化。此外，他召開澄錫虞三縣黨政教聯席會議，奠定了黨政軍合作的基礎。他印發忠告日本廣野師團長書，實施心戰，瓦解敵人和漢奸的軍心士氣。他建立了嚴密的情報網，傳遞哨，敵人的一舉一動，都可以立刻知道。所以，日軍

大股出動，每次都撲個空；小股出動，立刻遭受痛擊，弄得毫無辦法。這個時候，江南的共產黨也看上了澄錫虞地區，陳毅、梅光迪、葉琛等都曾率部更番進犯，都被驅逐出境。陳毅部因受忠義救國軍壓迫不能在江南立腳，才向蘇北發展，後來擴充爲共產黨的新四軍。

民國廿九年，忠義救國軍總指揮作柏調爲軍事委員會中將參謀，由周偉龍接任總指揮。他到達總指揮部，第一個措施，就是把澄錫虞地區淞滬指揮部所指揮的全部隊伍調往浙西整訓。建立一個游擊根據地，並非易事，是一點一滴血，一點一滴汗的積累。不派得力的接防部隊，而把整個原有的部隊調走，無異放棄了千辛萬苦建立起來的根據地。當楊蔚率領部隊向浙西轉進的時候，共產黨的新四軍接踵而至，他們不費一槍一彈，輕而易舉地佔據了垂涎已久的澄錫虞，摧毀了抗日情報組織。以後我們再想到這一個地區，比上天都難，這一個措施，實在可惜。

### 緝私署「新聞風波」

大概是周偉龍不願意楊蔚繼續留在忠義救國軍的原故吧？不久，楊被調回重慶。三十年春天，戴先生指定他爲財政部緝私署副署長，在重慶海關巷籌備緝私署的成立。一天，中央通訊社的一位記者跑到海關巷訪問，問長問短，問了許多問題。訪問完畢，楊蔚一再叮嚀那位仁兄，不可以公開發表新聞，他滿口答應，告辭而去。殊不知，新聞記者的目的就是設法套取別人得不到的內幕新聞，搶先獨家報導，至於對你的承諾，不

一定靠得住。

已經半夜，楊蔚剛躺在牀上，李肖白打電話給他：「戴先生要我立刻陪同你到曾家岩，有緊要的事情商談。你等着，我坐車接你一同去。」

「你怎麼搞的？」他們兩個人到了曾家岩，戴先生衝着楊蔚問。他手裏拿着一張報紙，斜着頭，臉色很難看，那是非常生氣的表现。

「甚麼事情？戴先生！」楊蔚摸不着頭腦，祇好這樣問。

「你看報紙！」戴先生把手裏的報紙扔給他，聲色俱厲地問道：「爲甚麼把我的名字登在報紙上？」

楊蔚一看報紙，緝私署長戴笠幾個字躍然紙上。他向戴先生解釋：「中央社的新聞記者到海關巷訪問，我一再叮嚀，不能在報紙上發表新聞，想不到他不守信用。不過，這張報紙上登載的新聞，並不關係軍事機密，似乎沒有甚麼關係呵！」

「還說沒有關係！」戴先生氣得跳了起來，氣呼呼地坐落在沙發上。

「你先回去吧！」李肖白一看局面弄僵了，趕緊出來打圓場，讓楊蔚先離開曾家岩。

### 改調工作別有見解

楊蔚從曾家岩戴先生公館出來，非常懊惱。左思右想，做夢也沒有想到，會發生這麼大的一個意外，把事情弄得這樣糟。他很奇怪，戴先生爲甚麼在報紙上看他自己的名字，會生這麼大的氣。當然，緝私署的副署長不能再幹了，祇好引

咎辭職。經過這一次波折，他想，戴先生一定會再重用他。簡直出乎他意料之外，離開緝私署沒有幾天，戴先生又要他幹兵工署警衛總隊長。警衛總隊的人數，比兩個師的人數還多，因爲分駐各兵工廠，近水樓台，裝備最充實。這一個職務的重要性，不僅不亞於緝私署的副署長，而且更適合他的興趣。戴先生對待同志的寬厚，永遠是令人感念的，楊蔚對於這次因禍得福的經過，至今尤念念不忘。

戴先生要同志們做無名英雄，他自己也不願意出頭露面，絕不讓他的名字在報紙上出現。還有一個重要的原因，他要殺敵除奸，仇恨他的人當然不在少數，爲了安全，他的行動更不能公開，他的名字不能登載報紙上。記得民國廿二年，我因請示工作，從太原到了南京，戴先生約我在雞鵝巷五十三號吃午飯，同席尚有劉戡將軍，劉將軍任師長，正在江西勦匪，前一天晚上才到南京。吃飯時的大部份時間，是戴先生同劉戡將軍談話。我一邊吃飯，一邊靜靜地聽。

「你昨天晚上到南京，我今天早上就從報紙上知道了。」戴先生對劉戡將軍說，劉將軍含笑點了點頭。

「如果敵人對你有甚麼行動，報紙不是供給他們很正確的消息嗎？」戴先生繼續說道：「我看，以後你的行動，還是不要讓新聞記者知道，不要在報紙上登載好些吧？」

「是的，你的顧慮很對。」劉戡很肯定的接納了戴先生的建議。

這一次午餐，我知道戴先生處處留神，處處

小心，不但他自己的行動、自己的名字不讓在報紙上出現，他還勸告朋友，也要小心謹慎。假定楊蔚也聽過戴先生這一席談話，就不會造成這麼重大的錯誤，也不會氣得戴先生跳了起來。

楊蔚兄曾自撰「回憶戴先生二三事」一文，現摘錄如後，以見老同志們對戴先生的觀感之一斑：

### 判斷大局獨具遠見

「大約是二十六年七月二十五日左右，忽接梁幹喬先生通知，叫我晚間到戴先生公館去吃晚飯。我按時到達，走進客廳時，適柯建安亦在坐。休息片刻，戴先生自外而來，寒暄數語後，即入席。開動後，首先向我們敬酒，他自己一口喝盡，也要我們乾杯。我們乾杯後，言歸正傳。

「戴先生對我們說：『你們二位是我向領袖保舉的兩位市警察局長，庭芳兄到鄭州，建安兄到九江，因爲這兩個地方非常重要。就目前情況說，平漢線比較緊張，領袖可能要到平漢線督戰，鄭州是平漢線的要點，所以請庭芳兄先去佈置一下。不過據我看來，日本的野心必然還要進攻上海，將來如果上海守不住，南京也會放棄。到那時，長江的情況會變得和平漢線一樣。九江是長江的門戶，領袖常到廬山，所以請建安兄先去佈置一下。我準備不久到武漢去，你們到任後，究竟向南京或向武漢連絡，屆時我另有通知，請你們趕快出發吧！』

「飯後他拿起紙筆來，寫了幾張條子，其中一張是發給我和柯兄特別費各四百元。我們聽了他

的話，都覺得語重心長，態度誠懇，不約而同的表示遵命。不過對他所說：『日軍要攻上海，南京也會放棄』的論調，都很懷疑，但也不好意思反駁。我到鄭州接事約一星期，果如戴先生所言，日軍真的進攻上海了。延至十一月十一日，上海失守，中央政府果然宣告遷都重慶。戴先生的預言，完全是出自他的遠見。

### 欲擒故縱令人莫測

「當八二三上海戰事爆發後，中央特派馮玉祥為津浦路第六戰區司令長官。馮素主抗日，而津浦線的野戰軍都是他的舊部，其中實力最雄厚的，要算山東省主席韓復榘，而韓復榘則是馮一手提拔起來的。這次馮出任方面統帥，原來極具信心，不料車駕到了濟南時，韓主席態度曖昧，對老長官表示十分冷淡。當日軍從天津南進時，馮調度他的部隊，竟得到部隊長這樣的報告：『奉韓主席命，各部隊無本人命令，不得移動。』因此馮坐視青島、濟南相繼失守，簡直一籌莫展。延至是年十二月下旬，馮憤而辭職，由徐州乘火車赴武漢。

「馮玉祥的專車經過開封、鄭州時，地方父老紛紛上車慰問，當時馮曾感歎的說：『我馮玉祥的眼睛瞎了，認錯了人。』言下對韓復榘痛恨已極，地方父老亦深為馮叫屈。

「不久，戴先生忽經過鄭州，轉往徐州。由我在隴海院和華陽春旅預備了兩處房間，供他休息和辦公。他剛下火車，碰到警報，先到隴海院休息。警報解除後，我請他到華陽春吃飯並洗澡

，當洗澡休息時，我乘便把所得韓復榘違令抗命，氣煞馮玉祥的情報報告他，不料他正言厲色的對我說：『你是校長的學生，韓主席是校長的幹部，你怎麼可以說他的壞呢？我告訴你，校長馬上要到開封，召開軍事會議，韓主席也要來。你幫我佈置幾處招待他的地方，等他們到鄭州時，務必好好招待，經費有困難時，統由我負責好了。』

「我碰了一個釘子，心裏十分難過，因為我的情報的確是真的，而韓復榘又是人人皆曰可殺，戴先生何以對這樣的人予以庇護呢？二十七年一月，領袖果然蒞臨開封，召開軍事會議，韓復榘到開封後，失蹤了，我到處打聽，他並沒有到鄭州。一月下旬報紙上露佈：『韓復榘抗命誤國，判處死刑。』到這時我才恍然大悟，戴先生並不是給我難看，而是利用機會散佈一點烟幕，使他的重要任務，更易達成。

### 誠懇親切令人感奮

「二十七年十二月，戴先生到了洛陽。這時開封已失守，省府已改組，我任保安處副處長，職務很輕閒。戴先生看到我，忽然對我說：『你有沒有到敵後打游擊的勇氣？』

「這話來的太突然，又使我無法捉摸，不過憑我的個性，答覆他說：『如果有兵帶，到那裏都可以。』他馬上說：『不僅有兵帶，而且有幾萬兵帶。』

「我想了一想，我已經上鉤了，還有甚麼後悔呢？乾脆向他說：『戴先生是不是要調我到忠

義救國軍去？如果是的，我就去好了。』  
「他笑一笑說：『你馬上向程主席（潛）辭職好了，我到重慶等你。』

「我辭去保安處副處長職，于二十八年一月經西安飛重慶。適戴先生在香港，給我電報，要我到軍政部見鄭介民先生。見到鄭先生後，由他引見何部長（應欽），何部長對我說：『委員長已派你為忠義救國軍副總指揮兼滬滬指揮官，你可由香港赴上海，戴局長在香港，關於那方面的工作，你請示戴局長好了。』

「我由重慶飛到香港，戴先生已派人在機場等候我，被招待到一所很別緻的旅館休息。休息一會後，又有車子來接我去吃晚飯，原來就是戴先生請我吃飯，祇有戴先生和我兩人。席間他對我說：『領袖對忠義救國軍抱有很大的期望，將來的發展是無限的。好些同志想去找我不准，特地從河南把你調過去，你到那裏，可能有些同志不諒解的。你看情形來電報，不好的人我都可以調回來。總指揮俞作柏先生年紀大了，我已叫他留在浙西，所有前方的部隊都歸你全權指揮好了。上海是個最壞的地方，許多同志都迷戀上海而誤事，你這次要玩就在香港好好玩一下，到了上海，務必不要同他們一樣。』

「戴先生這次對我談話，簡直有如家人手足一般，其親切誠懇，簡直無法形容，他對我的行動，更是處處予以關照。我實在受感動了，喝了幾杯白蘭地，我就對他說：『我這次到前方去，決不使戴先生失望，我準備親自到前線去指揮，上海祇設一辦事處，指揮部移到鄉下去。』



「次日戴先生回重慶去了，臨行交代在港同志，作我的嚮導，任憑我的意思玩耍，務必使我玩够。事實上我並沒有玩，因為我根本不需要玩。可是，戴先生對我的關照，可以說是無微不至了。因此，我到了忠救軍後，由於良心的驅使，不能不照他的命令去拼命。」

### 胡子萍管人事交通

胡子萍浙江蘭谿人，從江山坐木船沿信安江順流而下，一天就可以抵達蘭谿。蘭谿是江山到杭州必經之地，也是戴笠將軍經常往來的地方。胡子萍未進黃埔軍校以前，已經在蘭谿認識戴先生。當戴先生負責主持我們的工作的時候，很想找胡子萍來幫他工作，無奈一時又打聽不出他的下落。剛好民國廿一年的八月間，胡子萍在吳興南潯結婚，給戴先生知道了，立刻送他禮金二十元，在當時，二十元是一份非常非常厚重的禮金。過了沒有多久，就找他參加了我們的工作。從廿一年秋天到廿六年七七抗戰，這一段很長的時間，他不是管人事，就是管交通。而管人事的時間，又比管交通的時間長些。

因為胡子萍管人事，許多想要參加情報工作的人，大半由他談一次話，把談話的結果報告戴先生，再決定取捨。戴先生交代胡子萍約人談話時，要把歹話說在先頭，必須把情報工作的約法三章告訴對方：「第一，我們的工作很苦；第二，我們的紀律很嚴；第三，我們的待遇很薄。」對方聽了這約法三章，知難而退，那就不必再談，多費口舌。假如對方不要好的待遇，也不怕工作辛苦和紀律嚴格，才會進一步深談，詢問他的

志趣、抱負，以及過去的種種情形。

### 進用幹部先講原則

戴先生對於工作幹部，往往隨便說上一兩句話，初聽起來，好像在敍家常，實際上，却含有極深奧的哲學意味，可以作為對工作的重要啓示。有一天，戴先生非常高興，對胡子萍說道：「子萍！糖果是給人家的孩子吃的，最好不要給自己的孩子吃。」

的確，甜頭不應該給自己的孩子吃，自己的孩子祇能吃苦頭，吃苦頭才會長出息，才會鍛鍊成金剛一樣的有用材料。好些做父母的，溺愛子女，儘管給他們甜頭吃，到後來長大成人，祇知享受，不能吃苦，終身顛沛，一事無成。情報工作艱難困苦，情報工作同志要冒險犯難，做人家所不能做的，做人家所不敢做的，不從艱苦中磨練，還能担当重任嗎？話雖如此說，在工作方面，戴先生對同志們要求固然嚴，但對同志們的生活和健康更為注意，軍統局的內勤工作同志，從南京鼓樓的四條巷，到重慶甕子嵐埡的羅家灣，十多年來，都是每天分三次上班，上午四個鐘頭，下午四個鐘頭，夜裏還有兩個鐘頭，每天十個鐘頭。工作做不完，還得自己自動延長工作時間。大家都住在機關裏面，沒有星期天，每星期輪流休假半天，有家眷的，休假時可以回家住宿。一個星期不折不扣工作六天半，合計起來，整整六十四個小時。工作雖然這樣繁重，可是沒有一個人名叫苦。我在四條巷工作過一個多月，伙食由公家供給，中晚兩餐，每餐五大碗菜、一大碗湯。五大碗菜有雞、有鴨、有魚、有肉、有素菜，還

有海參；有米飯，也有饅頭。夜裏十點鐘，還有一餐稀飯，四碟小菜。伙食之好，任何一個機關都比不上。所以，工作時間雖然比較長些，營養却非常豐富，無損健康。抗戰以後，工作範圍擴大，內勤工作人員增加了許多倍，經費却沒有增加多少，困難重重。所以，羅家灣的伙食，遠不如四條巷，但是四菜一湯，兩葷兩素，還是差強人意。

### 利用餐時討論公務

戴先生虛懷若谷，絕不剛愎自用。他不知道的事情，不冒充內行，自欺欺人，常常向專家學者們請教許多他自己不十分清楚的問題。戴先生非常愛惜時間，連吃飯的時間也不浪費，白白放過去。胡子萍說，許多年來，戴先生除了生病，總是利用每餐吃飯的時間，約定三五人一塊兒吃飯。有時他自己邀請，有時交子萍代他通知。有時約幾位重要幹部，一邊吃飯，一邊討論工作，等到飯吃完了，某一些問題也解決了。有時約幾位從各地來南京的工作同志吃飯，一方面是為他們洗塵，表示慰勞之意，一方面聆聽他們報告各地的工作，因此，他對各地的工作情形，瞭如指掌，比誰都清楚。有時國內或國際間發生了甚麼重要事情，或者他需要了解某一種專門問題，他會邀請幾位對某一方面，某一問題有研究的專家共同進餐，靜聽這些專家們發表意見。戴先生智慧極高，注意力集中，理解力又特別強，一餐飯吃完，無異上了一課，對於某種問題，已經有了相當了解，雖不能說已經成為專家，却不再隔閡了。戴先生就從這種吃飯聽講的方式中，獲得各種知識和學問，集合許多人的智慧於一身，成為一位常識豐富知識廣博的人物。

胡子萍參加軍統局的工作以後，前一段時期

住在雞鳴巷，後一段時期住在四條巷。因為同戴先生接近的機會比較多，所以，知道戴先生的事情也要多一些。有幾件非常有趣的故事寫在後面，藉以幫助了解戴先生。

### 君子慎始以全其終

「子萍！給葉彥世買一張回上海的車票，吃過午飯，送他二十元旅費，送他回上海去。」葉彥世和戴先生是黃埔六期的同學，交情甚篤，他住在上海，沒有做甚麼事情，戴先生約他來南京談，打算要他參加軍統局工作。談了個把鐘頭，快要吃午飯的時候，戴先生交代胡子萍這樣辦。

「老胡！你知道葉彥世爲甚麼打了回票呢？」

「過了兩天，胡子萍碰到徐爲彬（亮），爲彬兄笑着問他。

「我正想問你呢！既然把人家約來談話，想要人家參加工作，爲甚麼突然變卦，又把人家送回上海呢？」胡子萍弄不清楚怎麼一回事，悶在心裏解不開，現在徐爲彬問他，正好弄個明白。

「葉彥世同老板（同志們背後對戴先生的稱呼）談話的時候，大概是想表示親熱吧？左叫一聲雨農！右叫一聲老戴！葉彥世回上海以後，老板對我說：『葉彥世祇能做我的朋友，不能做我的幹部。』這傢伙真是莫明其妙，當着老板的面，雨農！老戴！不送他回去才怪呢。」

戴先生有包容天地宇宙的雅量，可是他一個人，却是非常慎重，絕不馬虎。就因爲開頭的時候慎重其事，才能和同志們全始全終。

### 兩廣事變花錢一例

民國廿五年兩廣事變，戴先生進行策反陳濟棠的空軍，駕機起義歸順中央，需要五萬元現款。在當時，五萬元不是個小數目，軍統局的經費

有限，立刻拿不出來。於是，戴先生去向 領袖報告策反進行的情形， 領袖沒有提錢的事，祇吩咐戴先生去報告航空委員會主任周至柔將軍。

「領袖的錢不好隨便花呀！」×主任聽完戴先生報告，不說給不給五萬元，却說了這麼一句話。戴先生回到雞鳴巷，心裏一直在不高興。他吩咐胡子萍通知事務股買兩張當天夜晚到上海的臥車票。

「子萍！」第二天晚上，戴先生從上海回來，非常高興。胡子萍這時才知道，昨天買的臥車票，原來是他自己去了趟上海。戴先生說：「我們爲 領袖工作，爲國家負責，要有承擔，五萬元算不了甚麼，祇要工作做成功，五十萬元也值得，昨天×主任不撥給我們急需的款子，却說錢不好隨便花。我們甚麼時候隨便花過國家的錢呢？爲了工作，不能不花錢，他們不給，工作又不能不做，祇好自己想辦法。現在，我已從上海全數借到了，五萬元算甚麼？」

後來，陳濟棠的飛機全部飛來南昌，一架也沒有給他留下，兩廣事變，沒有流血，沒有消耗一粒子彈，事變即已解決，替國家省下來的錢，何祇百萬元。

### 有時不得已充闊氣

「子萍！某某同志走了沒有？」一天，胡子萍到洪公祠看見戴先生，他突然問起這一個問題。當時正有一位湖南口音的客人同戴先生在談話。

「還沒有走！」胡子萍沒有考慮，立刻回答。

「爲甚麼？」

「沒有錢麼！」胡子萍說的是實話，情報工作處處要花錢，領到的經費永遠追趕不上像流水一樣的開支。因此，金櫃空着的時候多，存錢的

時候少。

「胡扯！我們會沒有錢嗎？如果我們沒有錢，長江的水都會乾掉！」戴先生對胡子萍的回答很不滿意，好像有點生氣。

一會兒，客人告辭，戴先生送走客人，又問胡子萍：「你知道剛才的那人是誰？」

「不知道。」

「那就是唐生明（唐生智的兄弟），在大小爺面前，怎麼可以說沒有錢呢！你真胡塗，一點也不懂處事對人的道理。」

「子萍！查一查上海某醫生的電話號碼！爲了抗日情報戰今天晚上，我要打電話到上海同他講話。」有一天傍晚的時候，戴先生吩咐胡子萍。

「我手邊沒有上海的電話簿子呀！怎麼查呢？」胡子萍說，的確，他做夢也沒有想到，在南京他要查上海的電話號碼。

「你管交通，不教你查，教誰查？」胡子萍心想：如果時間許可，我可以派人去上海查一查，現在祇有兩三個鐘頭，教我如何查起？越想越發愁。

「不用發愁！去交通部碰碰運氣吧！如果查不出來，我一定把你關起來。」戴先生看見胡子萍發愁，他好像胸有成竹，很輕鬆地這樣提醒他。

胡子萍聽到交通部三個字，豁然開朗，靈感立刻來了，交通部電話總局當然會有上海的電話簿子，也虧了戴先生會想得到。胡子萍精神百倍，立刻去交通部找史濟寅，史濟寅是交通部俞飛鵬部長的主任秘書，也是軍統局的同志，在交通方面，幫了戴先生不少的忙。經史濟寅介紹，胡子萍很順利地查到戴先生所要查的電話號碼。戴先生異於別人的地方，就是別人不注意的，他老早就注意到了；別人沒有想到的，他老早就想到了。